

娄师德：“低到尘埃里”的宰相



(图片来自网络)

与同僚相处宽容低调

据《资治通鉴》记载,693年,娄师德当宰相,一次约宰相李昭德上朝。娄师德体胖,行动自然迟缓,李昭德左等右等,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,见到姗姗而来的黑胖宰相,气得骂了句:“乡巴佬!”娄宰相笑呵呵地回答:“师德不是乡巴佬,谁还能称为乡巴佬呢!”丝毫不介意。

后来,狄仁杰也担任宰相,与娄师德同处宰臣之列,看到娄师德一副老实无用的样子,打心眼里瞧不起。狄仁杰仗着武则天的信任,想把娄师德排挤到京城外。他的心思瞒不住聪明的武则天。一天,她问狄仁杰:“你认为娄师德贤良吗?”狄仁杰答:“他作为将军,称得上严谨守纪律,作为宰相贤良与否,为臣看不出来。”武则天又问:“你觉得娄师

德有没有识人的本领?”狄仁杰再回答:“我曾与他同事过,没听说过他有识人的本领。”武则天笑道:“我之所以提拔你当宰相,就是因为娄师德的推荐,现在来看,他也算是有识人的能力!”狄仁杰面红耳赤,“大惭而退”。过后,狄仁杰感慨万千:“娄公盛德,我为其所容,莫窥其际也。”意思是,娄恩公的品德高尚盛大,胸怀极其容忍宽广,自己甘心诚服。

可贵的是,娄师德知道狄仁杰排挤自己,却不后悔怨恨,“师德知之而不憾”——娄宰相的肚子着实能撑船!因为他知道狄仁杰的才能会造福国家和百姓,自己受点委屈算啥呢?

交代弟弟做官要“唾面自干”

娄师德的弟弟升迁为代州(今山西忻州代县)都督,上任向哥哥告辞,娄师德同弟弟谈心:“哥哥我没有什么

娄师德,字宗仁,唐朝宰相、名将。他进士出身,由江都县尉累迁至监察御史。后以文官应募从军,西征吐蕃立战功,被任命为殿中侍御史兼河源军司马,主持屯田。又升任左金吾将军、检校丰州都督。697年,娄师德再拜相,改任纳言,次年出任陇右诸军大使,699年病逝,追赠凉州都督,谥号贞。漫长的古代历史上涌现了很多贤能官吏,但能做到像娄师德那样低调的官员实在不多。

大才,却当了宰相,今天你荣升地方长官,咱弟兄俩受到的恩眷和福禄实在太多,必会招别人嫉妒。你看,这以后怎么做才能不被别人嫉恨而保全自己呢?”弟弟认真地回答:“从今天起,即使有人唾口水在我的脸上,我都不会反驳,只管自己擦掉,绝不惹麻烦让哥哥担忧!”哥哥看着弟弟语重心长地说:“这正是我担心之处啊!——这个唾口水在你脸上的人,是因为心有怒火,你当着他的面擦去口水,正是拂逆了他的怒意,他会怒火更高。让唾液留在脸上,不去擦它,它会慢慢自然晾干。当着唾你口水的人的面,你擦掉口水,哪有笑着承受嫉妒者唾来的口水更好呢?!”弟弟恭恭敬敬地跟宰相哥哥说:“谨受教!”——这就是“唾面自干”成语的出处。

独能“以功名始终”

696年春天,武则天以宰相娄师德“为肃边道行军副总管,击吐蕃”。这次与吐蕃作战,“唐兵大败”,虽然娄师德不是第一责任人,但他也被贬到一个小地方挂了闲职,“师德贬原州员外司马”。如果是一般官员,遭此打击,心中肯定不开心,但娄师德看到贬官文件后,只说了两句话,一句是“官

爵尽无邪,”另一句是“亦善,亦善”,此外再也不说什么,也不放在心上,该做什么还做什么。一年以后,“又以娄师德为清边道副大总管……将兵二十万击契丹”,可见,精明能干的武则天对娄师德的为人和能力是非常认可的。

这只是一个对自己和家人要求严格,对别人却极其宽容忍让,对工作安排毫无怨言的封建时代官员,其能力到底如何?实际情况是,娄师德深得朝廷信任,在边疆担任屯守戍边重任前后40多年,工作上“恭勤不懈”,有思想有担当,他治理的河西、陇右地区“民夷安之”——各民族和平友善相处,可以说,娄师德是当时“德能勤绩”都相当突出的贤良将相、国家柱石。

尤其是他以身作则所养成的谦逊低调的家风保全了自己和家族,“当危乱之朝,屠灭者接踵”,很多高官相继落马,只有娄师德长期任将相高官,“而师德以功名始终。识者多之”,不是没有原因的。娄师德和他的“唾面自干”一起留名青史。

一切盖棺论定,正史评价娄师德的为人:“(娄)师德宽厚清慎,犯而不校。”他不仅低调,还“低到尘埃里”;不仅谦逊,还谦逊得毫无痕迹。

来源:文史博览·文史

齿牙春色娄师德

1 娄师德的一生极富喜感。他大器早成:20岁中进士,45岁任监察御史。只是,和其光芒万丈的后半生相比,他的履历可以忽略不计。他生命的拐点来自一场毛遂自荐——

唐高宗仪凤二年(677年),吐蕃屡屡犯边,大唐颁布《举猛士诏》招募天下勇士。好多将士吃过吐蕃的亏,面面相觑后垂首不语。难堪的沉默中,47岁的文官娄师德挺身而出,被任为朝散大夫(从五品),随军赴边。

次年秋天,龙支战场,大唐和吐蕃相遇。孤军深入的唐军接连被动挨打,连大将都被俘获,以逸待劳的吐蕃军越战越勇。尘埃落定前,娄师德又一次挺身而出——出使吐蕃议和。谈判对手噶尔·论赞婆是重臣宰相噶尔·论钦陵的弟弟,由于胜算在握,漫天要价。娄师德笑了——对手的强横恰恰透露着虚弱和不自信,此时他能做的就是从容镇定,以彰显大国风范和气度:“合则两利,斗则两伤,大唐一时失利,援军正在西进路上……”

论赞婆深深地看了娄师德一眼,按下手印,率众绝尘而去。

娄师德站在山岭上,看吐蕃如水退去,唐军卷土重来,他擦了把汗:他知道他和唐军刚刚度过一劫。他更知道,吐蕃就像一只惦记兔子的鹰,迟早

会回来。他要做的是和时间赛跑,赶在鹰回来前,把兔子变成豹子。

2 谈判是一方磨刀石,锋芒毕露的娄师德被任命为殿中侍御史兼河源郡(今青海西宁)镇抚使。他屯兵练武,开荒垦田,却不时瞟向吐蕃。四年后吐蕃卷土重来。娄师德率军迎敌,八战八捷,一雪前耻,成了吐蕃的梦魇。吐蕃人不敢相信,短短四年,娄师德如何将兔军变成了豹军?

看着频传的捷报,高宗和武后笑了。之后,娄师德是夏官(兵部)侍郎,凤阁鸾台平章事(副宰相),秋官(刑部)尚书,纳言(即侍中,宰相)……这些职务大多是京官,但令人惊奇的是,娄师德同时还兼任边陲的营田大使。这些任命缘于武则天的公心——娄师德德才兼备,堪当重任;更缘于她的私心——重用德高望重的娄师德,更能增强武周政权的向心力和凝聚力。

经营北方十余年,娄师德屯田屯兵,储备粮食数万斛,训练精兵数十万众,朝廷府库充实,边备优裕,不仅外敌不敢犯,还为未来收复安西四镇做好了铺垫。

武则天没想到,娄师德这个胖胖的不起眼的文官,竟如此文韬武略。她在等待一个机会再历练历练他。

机会来了。公元695年,吐蕃内乱,赞普和宰相噶尔家族争权,噶尔·论钦陵惶恐,要立战功自保,便和弟弟论赞婆进攻河西。武则天任命娄师德为“肃边道行军副总管”,迎战吐蕃。

素罗汗山战场,娄师德和论赞婆再次相遇。论赞婆看到了老对手娄师德。娄师德面对釜底抽薪的对手,实无胜算可言。这次交战,唐军大败,伤亡惨重。娄师德被贬为原州员外司马。两年后,武则天重又征拜其为凤阁侍郎、同凤阁鸾台平章事,纳言,更封其为谯县子、陇右诸军大使……

不久,吐蕃赞普攻打噶尔·论钦陵,论钦陵兵败自杀,其弟论赞婆率众投唐。论赞婆看到了微笑的娄师德。之后,奉命招抚吐蕃的就是陇右诸军大使娄师德。

历史如此富有戏剧性,娄师德的人生也因之喜感十足。

3 史载娄师德身长八尺,方口博唇,只是,这男儿形象却常以自黑、自

嘲的喜感形象出现。譬如,体胖行缓的娄师德和同僚同行,同僚发牢骚说被庄稼汉耽误了。他自嘲地笑笑:“我不是庄稼汉,谁是啊?”譬如,娄师德视察防务,其时,因求雨禁止屠宰,厨子却端上羊肉,解释说是豺狼咬死的,娄师德无奈笑笑,继之厨子又端上一鱼,说也是豺狼咬死的,娄师德喷饭:“傻啊,难道不是水獭咬死的?”一宗私自开禁的重罪在轻声笑语中化解。

宋人陶穀的《清异录·作用》里说:“娄师德位贵而性通豁,尤善捧腹大笑。人谓师德笑,为‘齿牙春色’”。齿牙春色成语即出于娄师德。

但仔细看来,这些自黑自嘲只是表象,深层则是自信和自律。

娄师德为官数十载未收受一文钱,官至台辅,却生活清贫。《朝野僉载》说娄师德年轻时曾拜访某位相面先生,先生预言他位高钱少。细想来,其清廉与其说是对宿命的敬畏不如说是对使命的担当。

武则天圣历二年(公元699年),突厥入侵,娄师德率兵抵御,却不幸逝于会州(今甘肃靖远)任上,享年70岁。娄师德生时荣耀,曾两次担任宰相职位,身后亦哀荣无限,“赠幽州都督,谥曰贞,葬给还仪仗。”

来源:河南日报